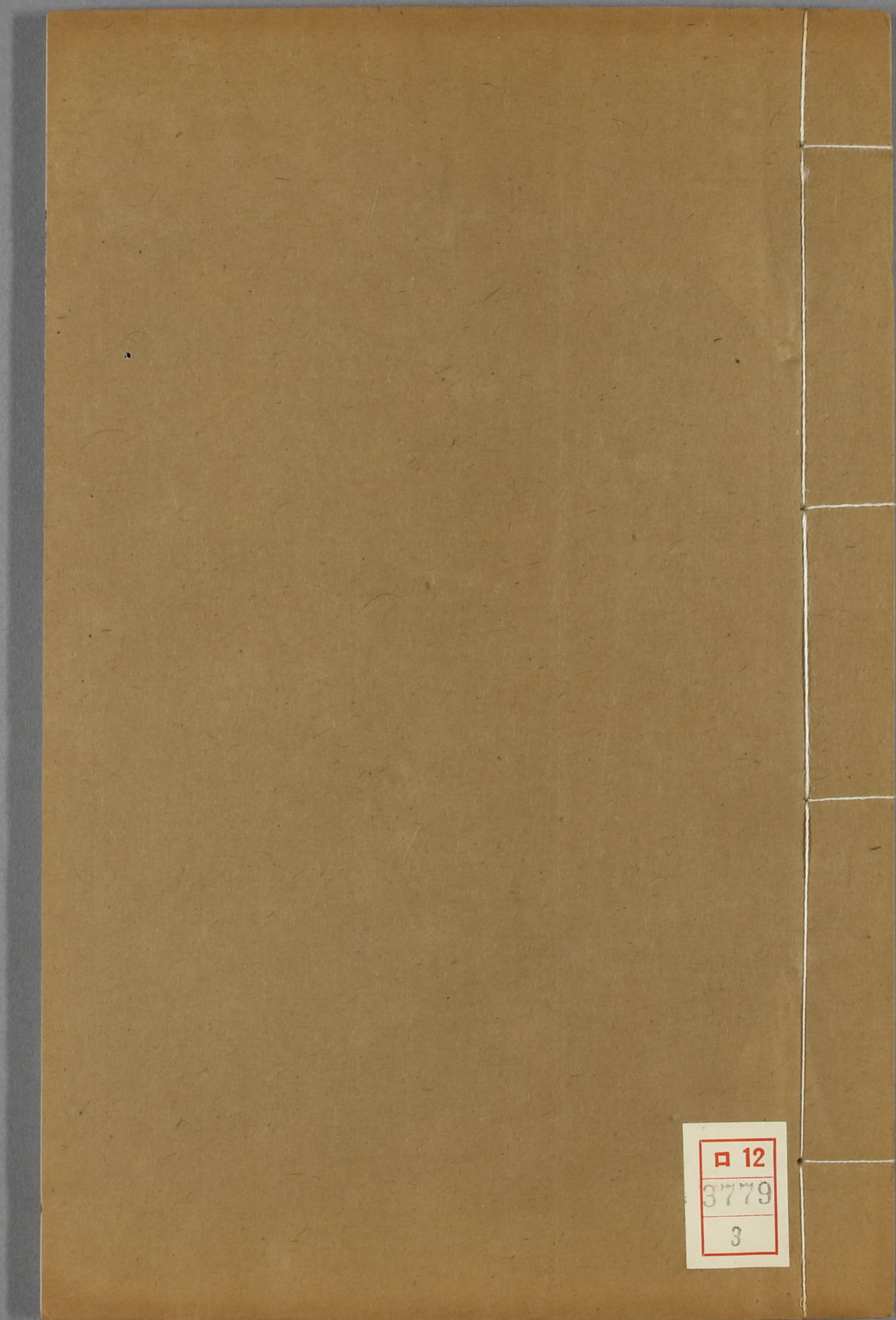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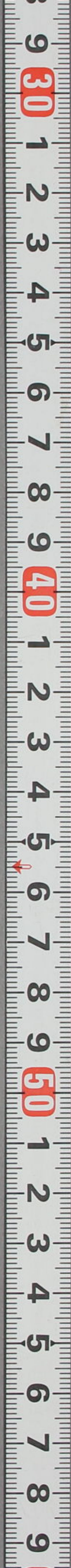




□ 12
3779
3



口12
3779
3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度制第二十七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度制猶制度也
云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又新書瑰瑋篇云世淫
恥矣飾人務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取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
理故邪臣相冒上下無辨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
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
爽對策云今臣儼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
之道注引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
防欲也王應麟云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
之對也今春秋繁露有度制篇騶博與案此篇不過大畧
荀謂制度之別則董當曰尙有詳條今殆亡之然禮經所散
見者畧可推知也○盧云舊注一名調均篇與案黃氏日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99-844>

均作調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

大貧則憂大同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董子說武帝

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哀帝時師丹亦言之王莽傳莽定受田制度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力者曾無立錫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除人田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賦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直言限人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欲廢之於寡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制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一也與案井田既廢均財之說勢所難行即限田亦不易王莽致一也與案井田既廢均財之說勢所難行即限田亦不易王莽及宋賈似道公田之制可鑒也董子時去古未遠以均貧富爲急因欲復古田制以抑奢淫厚風俗卒不能行三篇調均離其意唯有示儉示禮之說足以貫古今而無弊耳故此篇調均之法專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古者制井田采邑以贍身家其祿不敢用其財富者謂曾貴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天兩至字並作致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
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置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約貴不慊于上故亂益亡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
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於
匱不足匱不足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於
節衣食儉財用禁奢侈泰爲國之急也白虎通禮樂篇禮者盛
年不儉貧富不相懸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
俗得自恣其勢無極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
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
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漢書王吉傳古者衣服車
馬貴賤有章以衰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貧
財誅利不畏死亡程明道論十事劄子有云古者冠婚喪祭車服
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
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
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詐奸攘奪人
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竝與此合
大人病不足於上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墨子貴義篇今農夫入
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

又見公孟篇後漢明帝紀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今時而小民羸
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大人並謂貴者而小民羸
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
世之所以難治也荀子正論篇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
其上矣鹽鐵論錯幣篇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
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
蔽形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以餘利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

伊寡婦之利盧云此錯引不依詩之本文與案此與坊記同鹽鐵

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鹽鐵論引詩與今毛傳同知
坊記錯引不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坊記鄭注

關今古文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肉坐其皮不坐犬羊

是不無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本書竹林

故殺之以爲取其一美與詩意合此用坊記文蓋借取爲不盡利之證所謂詩無達詁也鄭注禮記云采芣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又云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芣采菲取一善而已云云是亦不以此爲詩本以此防民防當爲坊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坊記文天不重

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大戴禮易

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呂覽博志篇有角者無上齒淮南墜形訓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趾而無後對冊云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端爲齒者去夫已有大者又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官本云足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他本作是

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對

云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況人乎此民之所以爲

器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也故公儀子相魯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之也故公儀子相魯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其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慕而內顧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舍公儀休之行者其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舍公儀休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行而魯亡可爲者矣晉書食貨志朱暉議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

多少食祿者不得與百姓爭利江統傳云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可媿也

凡百亂之源

○天啟本不提行

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

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

○微之嫌不使有幾

以蚤防之聖人

之道眾隄防之類也

○禮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對冊云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

度制謂之禮節

○謂與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

○凌本制作別朝廷有位鄉

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

○聖人不禁民之爭而教之以讓則民俗自美

○盧云舊本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美○盧云舊本而下有名字衍

古文作車服以庸弗作不後漢左雄傳鹽鐵論通有篇漢樊安碑並作輿服與此同潛夫論考績篇仍作車知今文兩作也此借推賢讓能之義證民之有禮讓

凡衣裳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爲益

○墨子七患篇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呂覽孟春紀其爲

肌膚血氣之情也

○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淮南齊俗訓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于爲文句疏短之鞵

○黃氏日鈔引末句作非以爲有益於肌膚血

氣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爲治爲

之也

○爲治民而設晏子春秋諫下篇三代作服爲益敬也管子法法篇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

服不求其觀也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

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

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黻文章使足以

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笙篴使足以辨吉凶

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笙篴使足以辨吉凶

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賈子服疑篇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白虎通衣裳篇聖人所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賈生道術篇費弗過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由也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勢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知要之論均田不易行制度則可行也後漢書和舊令節之制度安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百姓務崇節約我朝康熙中左都御史陳廷敬疏言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貂狗獬獬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綴綢昔有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正合制度之意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

燕諸侯大夫士黼黻元衣爲讓尊者降等之差不燕居耳可證禮器之龍大夫衣祿字當作緣說文衣純也凌本作緣云疑作織詩箋大夫以上士不以燕士作亦庶人衣縵說文縵無文從系曼聲衣織案引申之凡無此其大畧也文者皆謂之縵

爵國第二十八

周禮太宰注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卿大夫者何內爵也又諡篇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古者之制祿爵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無爵也攷黜篇謂附庸以德封引見又云爵主有德封主有功爵與封別據董此篇附庸亦不在爵中

春秋曰會宰周公

僖九年

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

初獻六羽

盧云六字宜衍凌云天子三公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

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隱五年

凡五等故周爵

五等士三品

本云士中士下士○官

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

男爲一爵

注見前案左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國語周語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彌顯似時

王之制即已合爲一

士二品

上士下士

文少而實多

○官本云他本作

少春秋曰荆

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

年傳云荆者何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

所引命曰附庸

白虎通爵篇小者但以人氏名字分得地之多寡故

不更全命曰附庸

名通也案庸篇小者不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

附庸者以國事附于大國

正義庸城也三代其之然則其地列柰

何曰天子邦圻千里

圻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制同白虎通爵篇百里兩爵

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

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

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有可次下有可第

中央故無二五

十里有兩爵者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

尊卑亦以勸人也

又云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

賢之意欲褒賢而

上之此所言與殷制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

者方二十里

人氏者方十五里

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

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之也附庸有二說尚書

諸侯以二十里

五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

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

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

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

同惟云五里諸侯以十里蓋脫五字此

以附庸爲采地也

白虎通攷黜篇盛德之士亦封之五十里元士有

也以德封者必試之

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

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

大夫祿篇天子三公子視公侯蓋方百里卿

采視伯方七十里

潛夫論班祿篇天子三公子視公侯蓋方百里卿

功成者封此言其無德

於天地之間者此篇以爵國名當是謂以德封

者順命篇言其無德

於天地之間者此篇以爵國名當是謂以德封

蓋開國之初天子有餘

地以廣封自後諸侯并兼其制漸廢但有

采地之附庸耳莊元

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

姊妹知國滅而附庸

猶有地得立廟以祠其受封之人矣○十五

各本作五十今

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

從天啟本改

公者何天子之相

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僖九年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案為政謂以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隱元年傳孔廣森云蓋天子之

夫蓋即天子之卿周禮有卿而無上大夫王制言天宰渠伯糾傳

曰下大夫桓四年莊云春秋志天子之大夫與此合宰渠伯糾傳

豕宰耳諸侯之臣雖內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定十四年何

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耳僖八年傳王人凡五等隱元年何

氏通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者何微者也凡五等注天子上

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孔廣森云春秋凡王之下

士為王人中人錄名幸咍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書字

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仲南季仍叔等是也

也並主上中下為說按董用五等無中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

大夫及中士與周禮異何注與董異襄十一年傳何注

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古者諸侯有司徒

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為治案王制諸侯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

士下士凡五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

等與此異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此四等例與他書並異大夫即上

上卿位比大國下卿小國上卿位比大國下卿又云大國上卿位

比天子元士則下卿當比下士矣左成三年傳臧宣叔曰次國之

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杜注云降一等又云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杜注云降一等又云

云降二等案左傳與王制合此文則小國視次國二十四等天子卿

國次國視大國降一等大國視天子降二等二十四等大夫士卿

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通佐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諸侯大國上卿

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次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是謂二十四

等蓋天子三公最尊諸侯通佐附庸宰丞士秩士凡四等是謂二十四

諸侯為差矣祿八差有字上屬劉逢祿云疑當作祿入有差大

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疑當作小功德者爵大

水火齊害義登卷八

八

材者執大官位作受疑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墨子

篇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韓非子八姦篇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職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傳子夫爵者位之級而官者祿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已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錢云大典本至作主與案如上疑有脫了或當作官如其能治之至也宣為官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泰族訓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曰百人也曰俊千人也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說文俊才過千人也傑才過萬人也倍人為傑俊又在官鄭注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傑又呂覽高注千人為傑萬人為俊鶚冠子博選篇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

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與此小異案俊字不當作豪傑俊英不相雋雋肥肉也門乃弓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

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白虎通封禪篇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

小當其分則人絕微幸之思士弭奔競之習事無不舉才無不成否則積時累月以資為績亦尚可以澄官方效職守若不量能而授不考績而舉賄成勢競廉恥道亡其始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足以及壞人才墮庶事其究足以亡天下矣

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俞云下文天子三公

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五時色之象也春秋五時色中央通佐

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官本云下二他本作六俞云上

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為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與案官本作二據下文通佐之數盧本作四據下文倍諸侯之數以三三相復推之俞天庭之象也凌云春秋原命苞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倍說是

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

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

六十人五通大夫當有十五上士法曰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

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

之數也五官亦然

數猶後人稱百人爲千指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

矣○官本云他本無然字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其一軍以

奉公家也

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一都之田稅入於

凌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

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

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大

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大

統

字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更

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

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萬七千七百七十六定率得千六百

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六定率得千六百

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

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即古三三三皆積畫往

家之一軍亦即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三三皆積畫往

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純四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

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與案本篇軍字不必依萬二千五百人

定數疑即周禮分都之意故於小國及附庸亦云立口軍口師三

也一軍奉公家盛時之制至春秋時非其舊矣○官本云他本

無字凡口軍三者何口井口立軍謂之口軍猶計口而爲井田謂之

口字當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

是衍文之

盧云淮之正字爲準而周書文子管子莊子方里而一井一井

而九百畝而立口

百步疏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

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方里八

闢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方里八

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宣十五年注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

五口為一家二字○凌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

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

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是併男女計之此云食

九口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者併男女言之百畝三口則專計男蓋

立軍以男為限食養則無分男女合計男口而區為軍則正義皆

在其內所謂人人皆兵也據周禮及司馬法率百畝而取一人為

軍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

百得二千四百口凌本方里方百里為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

口盧云方百里下舊本有為方里者千得二法三分而除其一

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臺沼椽采盧云菱園與委巷同

椽采疑有誤或當是林麓汗菜之類皆在所除也與案王制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途巷三分去一與此法同街路市疑衍

一字○官本云他本菱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誤作菱案凌本官作宮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方百里應得良田方十里者百除其一分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

餘方十里者一復除其一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餘一方里不計奇

零故畧之○官本與上有十字云十字當在定率得十六萬口上

方字之下里下當有者字與案十字衍文定率得十六萬口上

田數得十五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口并餘數該三分之則各五萬

之應得十六萬又八口餘數除其一適得今數三分之則各五萬

三千三百三十三口脫得字官本云他本脫五字為大口軍三

大下缺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

一國字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

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三分除一得方

外餘方百里者一再除其一得方十里者六十六外餘方為京口

十里者一應得方里者六十六不言方里文畧也下並同為京口

季大終畧長登

卷八

上

軍九句三京口軍以奉王家雷三京口軍以自衛餘以禦天子

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有美一人漢書外戚傳妾皆稱夫人又

之號焉獨斷天子一娶十二四姬漢書文帝紀臣瓚注漢秩祿令

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及茂陵文書帝紀臣瓚注漢秩祿令

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顏注姬本周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

婦人美號皆稱姬後因總謂姬本周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

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備列后妃職官

無姬職也與案據此則姬在周已為官號不始於漢瓚引漢秩祿

令及茂陵書不誤也但不知何時始以妾為姬史記始皇本紀言

見呂不韋姬是秦時已然詩陳風彼美淑姬孔疏云姬姜二姓之

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

官名又因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蓋其始以姬為婦人通稱因以

之名賤矣妹媵嫁稱王姬王姬稱也蓋其始以姬為婦人通稱

長顏注良人謂妾也檀弓注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

娶不立正妃餘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

左右夫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人符十二人之數蓋用夏制也與案此是周

制王莽傳請考五經定取禮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三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

百二十九下士張惠言云有七上卿以下二百二十人所謂通佐

而三之得六十三為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得一百八十九為

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上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

百八十人亦改為王后置一大傅大母盧云似當作置一大傅母

傳傳至矣母未至也何注禮后夫人必有傳母所以輔正其行

其身也選老大夫為傳選老大夫妻為母是傳與母為二傳母

母保母大三伯三丞世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各本世作

字非衍世子一人太傅三傳三率三少凌云漢舊儀太傅一人

據改下同世子一人太傅三傳三率三少凌云漢舊儀太傅一人

更為太子師三公三少見賈誼治安策與案人字衍以下文例之

當云世子一太傅少傳三率三下率或以少士為句謂即下率似

非士人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士入宿衛

者如周官次舍之人民凌云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宿衛王宮周廬值宿元紀初元五年顏注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微巡宿衛本傳臣愚以為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俞云案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卿者有三人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如上下之數傳寫脫誤與案仕字疑衍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凌云周禮女御注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疏凡后下衛如漢時長樂宮屯衛建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章衛尉之比非御妻也

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傳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據上文少伯即丞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官本云他本無亦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

士上下史各五人

此處疑脫下士上下史各五人句大國下士止有史以通佐例之則天子下士當有上下史五

也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

此謂通卿大夫元士臣各佐之史

三人下士無臣大國以下則唯卿有之

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

○凌本除下無其字定

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

為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

凌云獨斷公侯有夫人有世婦左右婦

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

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

張惠言云通大夫上下士所謂通佐也此不言人數下文次國小國云五上士十五

下士計共二十五人與前言六十人三相復之率疑當云五通大夫十人諸侯不應若是之少且非三三相復之率疑當云五通大夫十六十者舉大數也或前文脫五字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凌云今八百石者以漢制況之國策云自三百石下卿六百石史而効之子之注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

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謂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
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傳丞謂一上丞士宿衛公者
比公者三字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
數夫人衛御者凌云上王后作御衛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
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
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
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為州方伯凌云王制二百一
伯注凡長皆因賢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凌云莊元注禮有九
為之殷之州長曰伯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
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
曰拒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
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五命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四千九百方
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里案此等蓋

俗語算數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語漢書律厯志劉歆典
領鍾律奏亦云八八六十四又淮南書亦有之知其來已久三分
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
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以前文例之當
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此文有誤統計得田方里者三千二百
六十六定率得七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口三分之得二萬六千一
百二十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左哀三年南孺子杜
則孺子疑是妾稱韓非子外儲說右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皆
貴于王列女傳貞順篇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是周末尚
稱妾為立一世子三卿三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
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
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傳母三伯三丞世
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漢書王莽傳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
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

元士凡百二十人御人之稱本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傳士盧云此○官本云御各本誤作卿

與後文同本或作下士非與案下字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疑衍上傳即承末士字當下屬爲句

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之數○官本云他本之上衍士字夫人御衛者上下

御各五人○天啟本御上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

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

五人下士史各五人○天啟本無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據此則

下通大夫之上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二十五爲方十

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凌云疑有誤與案六十六衍上六字

除一得方十里者十六外餘方十里者一再除得方里者六十六

統計得田方里者一千六百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三分之爲一

萬三千三百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凌云夫

三十三口

有一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

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

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傳一母一

他本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人一當爲二○官本

誤作氏卿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傳疑衍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

卿六人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盧云舊本缺夫世婦左右

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三卿

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十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天

注云通卿臣二人此周制也此篇所說與他書所載周制互有異

一作五卿臣二人此確爲井田未湮時舊制非春秋所有而通佐之名

無徵於古姬良人之號下同于漢八百石六百石之類竝取況今

制當是采述舊聞證以漢法禮書散亡此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等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云九百方里凌三分而除其一

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六百方里○天啟本作定率得一萬四千四

百口為口師三三分之為四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不疑

一丞他官本云丞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

婦有師保師一保一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

卿下卿一人此疑有誤附庸之宰視子男下上下各如其數此語亦疑

誤世子傳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盧云三字稱名善者地方半字

君之地俞云善衍字蓋即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

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為方

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方二十里實得四百方里四分除

方里者六十六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有脫文當有下四半三半

二十五盧云此八字疑誤并疑下有脫文與三分除其一定得田

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字是地方十五里者五十凌本同案有十

方里三分除一定得田百五十方里俞云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

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字是地方十五里者五十凌本同案有十

為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為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為

為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

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

者宜移之定率得三千六百口○盧云定下一世子宰今百石史

於此矣

春秋左傳句解

卷八

春秋左傳句解

卷八

春秋左傳句解

卷八

五人宗婦仕衛世子臣盧云下有脫文與案以類推之當為宗婦者之殘文世子臣則世子官屬之殘文也○天啟本仕上有士字

仁義法第二十九

莊子天地篇孔子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日要在仁義按禮表記引子公西赤曰願聞其要孔子之制也又云仁有數義有短長小大易繫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韓非子外儲說右子路曰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而論語中無仁義兼言者孟子言仁始多以義配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兼言者孟子言仁始多以義配賈子道術篇以仁義分晰為韓愈原道所祖此篇所云本厚躬薄責之旨且三引論語以證明實孔子法也他篇言春秋要旨在此誤恐施政者偏於治人而不知自治故著其法○凌本法作發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

義正我漢杜欽對策云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宋蘇軾云春秋之

義立法貴嚴而責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

人貴寬竝與此合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以與已同名猶字也仁從人義從我是字形別也禮中庸仁者人也記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注及詩鄭箋稱偶同禮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國語魯語季文子曰人之父兄食廳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猶言不相仁也孟子之兄食廳衣惡而我美妾與道也禮祭義仁者仁此者也下仁疑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仁以仁其立字也仁為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釋名仁字東生也說文仁親也從人二又居古文仁或從尸尸即篆體人字東方之國好仁故古夷字亦作尸蓋仁者有對待之稱無二人則仁無所見故从二人以別於我莊子大宗師下與造物者准南齊俗訓上與神為明為顯曾子云人非人不濟左襄七年傳韓穆子贊韓起之謂國語云與田蘇游而曰好人又云參和為仁參和者與之譽人也並云美且仁亦謂其與人相親愛之貌孟子詩鄭風齊風之譽人也並云美且仁亦謂其與人相親愛之貌孟子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韓詩外傳引古訓愛由情出謂之仁是古釋仁為愛人無異說也惟義訓我則董卿說董好以字形說義如性之名為生三畫連中為王二中為患之類軒破不字說其義如篇言禮義義理及單言義者固不盡如此訓然呂覽言責人以仁白責以義視則董此義亦有所本樂記仁以愛之義以正之緇衣

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閤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易以乾自強以坤容物竝聖賢處己治世之方○天啟本句末注云一作必亂

桓十一年傳何注設施也莊子山詭其處而逆其理
木篇子何術之設與此設字義同

達
仁之於人義之與我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

孔子告樊遲之問仁也曰愛人何嫌於仁夕乎歸仁蓋謂佛氏制
 之仁佛之覺又曰義以爲質何嫌於義內乎劉王所慮似爲未

兼愛者無等泛愛者能容正我者自克爲我者自私不可混淆且

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

王應麟引劉原父云二字從人義字從戈豈造文之意耶愚謂告

不敬知威儀包括在內又云宜在我則兼誼訓是董於義誼不分
許兼采之耳本傳正其誼不謀其利誼原當作義今本蓋班氏所

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從我從羊漢人多以仁義作誼威儀作義細繹許說則義字實參董訓己之威儀卽正我意下文云爲禮

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以義訓正亦與此近說文誼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天啓本作我愛

襄九年宋災傳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
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

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天監本作我愛

[illegibl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節用集

凡以聞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

而薄責於人易以乾自強以坤容物竝

何注設施也莊子山詭其處而逆其理

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

愛人何嫌於仁外乎謝仁蓋溺佛氏制
爲質何嫌於義內乎劉王所慮以爲未

案兼愛與泛愛正我與爲我截然不同
正我者自克爲我者自私不可混淆且

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愚謂告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

不謀其利。謹原當作義。今本蓋班氏所
書義俱作義。多見說文。今本而本旨湮矣。

董訓己之威儀卽正我意下文云爲禮云宜在我則兼誼訓是董於義誼不分

從我從羊漢人多以仁義作誼威儀作

二 站

六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聖祖庭訓格言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其所愛甚深所及甚廣與董義相發○官本云他本闕不愛仁者二字奚作其謂作爲案不愛奚足謂仁天啟本作方足謂仁

愛人之名也舊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盧云當有也字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

師至雋弗及傳曰侈也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也又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今案此亦當有公追戎於濟西六字方可接下文又舊舊本作鄒與左氏同今從公羊去邑與案自爲追指濟西言盧說是但當合則善爲句不當有也字不加六字似亦可通○凌云原注追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亦作近官本云傳他本誤作得

救之則弗美謂舊未至豫備之則美之謂濟西之役盧云兩美字俱當作大○天啟本備下

注云一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蚤疑則害無由起而天

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

之時春秋之志也易惕履霜詩歌未雨皆斯志矣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中卿進日配天而有下士者先事慮事

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各本春秋之志也上衍春秋之時四字今從天啟本凌本行其明至矣○官本云他

本刪形凌本作行其明至矣○官本云他

孰能當此禮之本起於別嫌疑謹纖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

所恤遠而春秋美之○盧本而作如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

間然後快其仁矣智精於妨微而仁快於及遠非三王之德選賢

之精孰能如此言仁而推極於論是以知明先句以仁厚遠○官

以字作而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愛之爲道愈及遠則愈賢愈

故王者愛及四夷隱二年何注王者不治夷狄桓三年注後治夷

樂不制夷狄禮雖然以天地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

之仁推暨之固在愛育中矣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

春秋繁露義證

卷八

亢

愛及旁側謂左右密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

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民天啟本注云一作人如此者莫

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

虐民自裕故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

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猶枉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

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

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傳四年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齊桓不內自正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不以義

○官本云楚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

有義其身正也宣十六年傳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

他本作陳

而利也盧云本或無此四字與案天啟本作趨利而也疑本作趨

利而已語當在以其身不正也下言楚靈齊桓吳闔廬皆

為之耳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

○黃氏曰鈔我有之而誹諸人晏子問上論倭人之行云有之己

求上有而字潛夫論交際篇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動作不思心無之己而

責之人有之己而譏之彼○盧云誹本亦作非下同與案黃氏曰

鈔作非天啟本注云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

謂宜在我者○官本云他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中庸義者宜

宜此者也案義有制事之宜有治身之宜孟子以仁為親親義為

敬長急君從兄鱣鱣又云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此制事之宜也

其以羞惡之端為義則治心之宜所以治身也書傳所說多主制

事宋儒本之然朱子注孟子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似兼用二義

其實治心得宜而後可以制事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

此操之義之為言我也○官本云他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

本無之字

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

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施

外故曰往責諸己故曰來仁往義來又見十指篇管子小稱篇
明王往喜民來懼身桀紂往怒民來驕身正與此來往義同仁

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疑作宜仁主人義主

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

人我之間淮南高注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

故內治反理以正身反之義理據禮以勸福廣雅釋詁勸助也○

一作禮福下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天

無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

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

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

田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

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此引詩以證先富後教

義與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

也餐疑當作食此引詩第二章○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

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誅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

何注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

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

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論修本

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

書於眾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朦聞人而不自

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聽莫大

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凡此六者俞云六以仁治人義治我躬

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隱二年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

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

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又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
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僖二十
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曰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且論已見之
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論規隋何晏序
而人不察論謂論語張禹合考魯論齊論號張侯論規隋何晏序
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今論
始曰論語又見必仁且智篇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今論
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謂之仁造
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猶實也宣十五年傳
攻篇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謂實不知其不義也
莊子天道篇此仁義之情也謂此仁義之實也荀子法行篇瑕適
並見情也並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
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覽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
人當作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當作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
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

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當作責人以義則難贍難贍則失親自責
以人當作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
取亡焉此桀紂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
幽厲之行也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釋論語極精正我而歸本於禮可見董
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天啟本弗作不凌本同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
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誅於
下盧云而僻行以下八字趙疑當作則非僻之行口於下與案或
為世論所誅不倒字亦通○官思敬云上有僻行民則而法之所以
本政詭作正詭云他本作政詭仁義之處可無論乎言處已處人
究圖也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孫詒讓云論黃氏曰鈔引文仍
論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
知其義也韓詩外傳雖有旨酒嘉穀不當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
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又見禮

學記

必仁且智第三十

前篇以仁配義以體言此篇以仁配智以用言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

凌云淮南子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

不仁而有

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天啟本材作財注云一作材

不智而辯慧猥給則

迷而乘良馬也

呂覽仲冬紀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

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淮南主術訓故不仁而有勇力故不仁不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猥給則棄驥而不式

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

次以字衍邪狂

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

荀子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

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辨則必爲誕與此可參證

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

詐詩云不畏強禦據此則強與禦別禦與禦人以口給之禦同孔疏強梁禦善亦以二字分疏家語始誅篇其談說足以飾衰瑩

眾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

斷辟謂辟法也斷辟謂破壞法紀

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

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

淮南主術訓故

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

論語不知言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

無以知人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

知其善而無怛惻之意以行之故云知而不爲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

淮南主術訓故愛有族類之異就天地言之惟有限也就內外言之則有異智者所以除其害

也以仁愛類以智除害除害亦所以愛人也

何謂仁仁者憺怛愛人

禮表記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白虎通性情篇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中庸肫肫

其仁鄭注肫肫懇誠貌案憺怛即懇誠之意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朱子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朱訓專以體言韓非解老篇云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此誼前於董極為精粹莊子天地篇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施此仁義之情也莊所引亦仁字真際
而仁義不分晰在宥篇引夫子語愛人利物謂之謹翕不爭也言
仁卻與董合義又見前。天啟本憚但作惻惻。謹翕不爭也言
與物好惡敦倫其正無所偏僻斯厚於倫類矣無傷惡之心無隱
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
心舒。舒天啟本注云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依道而行故
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說仁字義最博後儒所釋不能外此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智先規而後為之
先知後行故程子曰未能知說甚行雖然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
所知有是有非故又必先有辨別之功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
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

及其身絕世無復

俞云疑作後

殘類滅宗亡國是也

俞云是也上當故有桀紂二字

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
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
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左昭五年傳叔向云及敬始思終終無不復及
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
而不可損其動中倫。注云一作禮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

其大略之類

天啟本不注云一作禮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

不常猶非

常釋名釋天異者異於常也

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

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

謂也

韓詩外傳三兩引此詩外傳八一引此詩凡三見一文王因地動而謹飾二殷湯見共穀而齊戒一晉君因梁山崩素服

率羣臣而哭並以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
畏威爲畏災異胡思敬云乃始疑作方始。官謹告
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本云他本闕下國家之失四字
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
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對冊云國家將有失道之變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乃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孔光傳疏云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
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
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
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谷永傳臣聞災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戒則禍銷福
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後漢皇甫規傳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
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與此文義大同一白虎通災變
篇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
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
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天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
啟本無之仁下十六字凌本殃作殆

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
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
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國語注振救也史記蒙恬傳
篇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盧云報舊本作救訛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
者謂幸國宣十五年傳緣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上變古易常
此天災饑饉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孔子曰天之所
幸有爲不善而屢極盧云文似不了與案疑奪楚莊王以天不見
災地不見孽盧云楚莊王以四字舊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
亡予邪說苑君道篇作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
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

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

譴也也與邪同春秋感精符云魯哀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

所棄也陳蕃疏云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

大天不譴告今之動變倘尚可救並用此義董生高廟園災對云

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動變倘尚可救並用此義董生高廟園災對云

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災者魯未用此義董生高廟園災對云

立詞微異其有政善而災異見者本書煖燠孰多篇所謂禹水湯

旱為適遭之變是也論衡明雲篇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

衰政失變應至者政治也亦有政亂而禎祥見者竇武疏云問者

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則由善武疏云問者

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漢儒好言災異必兼

此數義乃通夫災異之說委曲傳會如此在先哲非不知其然也

然而尊君之義已定以民臣折之則嫌於不順以天臨之則不嫌

於逆要在微戒人主而已張禹說成帝無信災異之說於是陽懼

意弛而王氏遂張王安石毀春秋倡天變不足畏之說而熙甯新

政為世詬病熙甯八年交趾入寇彗星見安石自作勅榜有云天

且以郊祀而雷雨熙甯八年交趾入寇彗星見安石自作勅榜有云天

矣荀子天論篇云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明怪星之黨見是無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荀歸重人祇
與漢儒說可相輔韓詩外傳與荀同。
錢云後一段疑本在二端篇脫在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八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貢禹疏言武帝時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俗皆曰何以孝弟為多財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于此故董子痛切言之胡思敬云此篇與孟子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相發明○黃氏日鈔重上有吳字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

○盧云使人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

心

宋程子言義理養心本此孟子曰義理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

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

不能安

君子為道非徒自苦固有利用安身之術正義不謀利士夫之所自飭富貴利達營求同於妾婦君子恥之以其擾

安也。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

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天啟本有矣字。凌本同。奚以知之。○天啟本奚作何。凌本同。今人

大有義而甚無利。○凌本大有倒。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

憲曾閔之屬是也。○新語本行篇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列女傳齊相御妻曰。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

以貴潛夫論。論榮篇。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

匹庶也。而又陳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為世士。而二處為

愚陋也。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

甚富。○盧云。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胡思敬云上。惡字疑怨之誤。非立

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疑有賸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

夭折之民是也。○天啟本作折天。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天啟本能在雖上。

注云人一作民。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官本云他本作無夫。吾以此實義之

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實猶驗也。楊子脩身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劬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

剛。傳克爾。司馬光注云。仲舒云。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儔

克爾。誰能如此。舍利而取義也。朱子語類亦云。仲舒所立。甚高。後

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與案此利字。與功

利微別。宋玉九辨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生之遺教。處濁世

而顯榮。兮非予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

不嫌。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民不能知而常反

風兮。願託志而素餐于董子之旨。庶乎近之。○黃氏曰。此鈔賊作賤。

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黃氏曰。此鈔賊作賤。

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

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凌云。以金銀飾物曰錯。食貨志有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

金鏤之故。名錯也。○各本不。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

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盧云。千萬之珠。謂其價值。非故物之於人小

呂覽孟冬紀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
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

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黃氏日鈔見作知

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者字疑衍**無怪**日鈔無

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

異也。君子謂士夫小人謂民士夫而民行則小矣。潛夫論過利篇。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聖人事明義以照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闇之至也。

德行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載魯有父子訟孔子止康子殺亦引此詩云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

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敎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與案南山詩云：『四方是維天子是庠俾民不迷。』亦此義。○說郛載詩緯：『沍樞聖人事明義云云。』與此文同。先王

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

示之以顯德行此云顯德行以
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

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

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天屈本作動故能化化故

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

德此大治之道也

聖傳授而復也所謂先聖後聖同揆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

也。凌云出謂出室也。凡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室室之南壁東爲西爲牖凡所以通出入者堂前則有門堂後則有闥入者以

向室爲至故或不由門出者
以室爲始故不能不由戶
今不示顯德行民聞於義不能炤迷

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懲以必正之謂齊以刑法老子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其流遂爲商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

雖加刑無刑也無可刑之人○官本云他本也字在無字上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盧云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盧云命令疑是令問與案本傳大夫蠡大夫種范蠡見越世家

注吳越春秋引高誘注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今呂覽大夫庸即高注誤作鄒人王應麟黃震皆沿其誤全祖望有辨

傳及吳越春秋之泄庸國語吳大夫舉大夫車成謂舉如也車成語之舌庸漢紀及人表之后庸

即苦成與案舉如苦成並見吳語潛夫論志氏姓篇云苦成城名也在鹽城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其在漢陽者不喜枯古

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然則車苦古音本近越王與此五大夫

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霸主范蠡去之越世家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

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種死之越世家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稱霸王范蠡遂去

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為皆賢孔子曰殷有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天啟本以此三人者寡人亦

以為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盧云本傳以泄庸與種蠡同為三仁

三仁本傳雖引泄庸種蠡三人未必即以一去一死與越王雪恥為此訂正顏注之失否則舉與車成皆五大夫何獨遺耶桓公決

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智褊而學淺

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盧云王

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

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

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為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為詐猶設詐○

官本云他本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

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本傳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黃氏曰鈔引此同本傳朱子

易本義釋復之六四引此二語又語類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

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謀利有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

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

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

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與案據此文正

其道是體修其理是用先後之序顯然修與循同謂行事循理之

所當然不急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

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黃氏曰鈔引

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大戴禮王言篇布指知寸

側手鋪指一指廣寸五指則五寸非以指節豎量也五尺當今之

二尺五寸耳故成人曰丈夫童子曰五尺白虎通號篇五霸有三

說一為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一為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

廬又見表註一為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案董用公羊當是主

第三說蓋皆見褒於傳者荀子言五伯則以為齊桓晉文楚莊吳

闔廬越句踐此雖因越事言之然句踐在仲尼後知董意不然也

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本傳作為其先詐力而後故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本傳注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劉向校上荀

門五尺童子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疑衍比於仁賢何賢之

有○盧云仁賢本或作聖賢與案天啟本作聖賢譬猶珣珉比於

美玉也盧云珣珉漢書作武夫凌云山海經會稽之上多珣石郭

分了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

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鄭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又馬融注書文祖云文

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蓋本此義。古者享帝與享親並重。享帝則知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春秋所以治人物而推及山川草木昆蟲也。享親則知吾形體所自來。聖人所以敬祖親。親由一身而推及九族百姓萬國也。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大經。林鄭孝經原於親。春秋原於天。皆所以廣治也。墨子知天而不知祖。故愛無差等。而眾生平等。之說。蔓延於今。且以家族之義爲私矣。董子兩明其義。所爲得聖人之純也。又見順命及爲人者。天篇。廣大無極其德。昭明。○天啟本昭。歷年眾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天啟本注。作昭。凌本同。歷年眾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云一作昭。眾知類也。知是天之明。所以辨別眾類。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臣道子道。夫婦道皆夫所器使。雖居陰闇之地。而不敢不竭情悉力。使用我者。得而裁察之。如星日之照臨下上也。義互見。本書離合。根立元神。諸篇又基義篇云。君臣父子夫婦。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見文九禮之終。謂君喪也。舊讀皆上屬。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失之。○官本云。年他本誤。作子。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

貪至尊也。

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百禮之貴皆編於

月。

春秋者禮義之宗。凡所紀皆關於禮。故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

編於天。

此即屈君伸天之旨。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重天

命。天之所棄。天下弗祐。桀紂是也。

○下各本誤。天子之所誅絕臣

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

盧云。襄三十二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

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

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

詳第二卷中。與案此疑是謂齊頃公已受虜辱。不宜立爲君。

王父父所絕子孫不得屬。

屬猶續。本云。他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官

於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

曼姑師。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故受命而海內順之。

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

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

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

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眾名尊貴○盧云尊貴本一作尊賢與案二句疑有誤字是以聖

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

其至德海內懷歸之○俞云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

也中間不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三讓猶云固讓古人數多用三伯邑考知羣心

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激疑退之誤泰伯伯邑考二事漢世多類引之霍光傳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

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廢長立少至德以受命

可也○盧云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

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

皆以德序○所謂豪傑英俊不相陵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故吳魯同姓也○盧云故字各本無大典

也○亦難貫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

也○盧云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於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

中國爲禮○盧云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與案爲禮不誤宣十二年傳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義同又見下文至於伯莒黃池

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盧云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

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

得爲主避齊桓也○盧云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卽位

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

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盧云經于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已已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

訛作後其已今改正○俞云徧乃徧之誤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

戰月徧戰日桓十年傳注徧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

與紀鄭勦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

日故傳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

不能爲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得

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

得與夷狄為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反道各本作反背盧云疑當作反道今從凌本改

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為諱避齊桓也盧云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

於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城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為不言城

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官本云他本為作當其如此也惟德是

得盧云舊本作春秋不為諱衍不字今刪是故周之子孫其

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史記三王世家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剛之牲羣公不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

等也則先親親隱十一年何注春秋質家親親先封同姓荀子富

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哀定時近孔子所身事猶之遠祖雖

也故云最尊下文所謂宗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為其

與我同姓也盧云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稻無傳蓋

不殊失之矣○天啟吳俱夷狄也桓之會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

姓也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桓無傳案殊會吳所以外滅

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疾魯晉俱諸夏

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盧云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

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郕子

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盧云莊八年師及齊師

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

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二十年郕子來朝

傳亦與外出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肉也昭元

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
奔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本祖
無傳
同祖盧云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不親等從近者始
日何以名滅同姓也○天啟本莫作不親等從近者始
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字案下有脫文與案天啟本注云或有母
長禮經之常然或有無適立庶者則母隨子之貴而先之隱元年
何注禮妾子立則母得升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東晉太元十九
年詔追崇鄭太后太常臣允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咸稱夫人又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
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之貴者明妾貴賤若
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甲戌己丑陳侯鮑
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閭者言其卒而已關其所以卒之由
石於宋五六鵠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
於我者序之僖十六年傳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
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鵠六

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其於會朝聘之禮
則退飛與案此喻詞起下會盟先接於我者
亦猶是當有盟字諸侯與盟者眾矣而儀父獨漸進盧云隱元年
父盟於昧傳曰儀父者字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
也衰之也為其與公盟也謂之如會諸侯丙戌卒於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
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歸義如孟子歸
猶所也或云黨親也上奪無字亦通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於夷狄而未通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
不救狄人不是以亡也漢書功臣表春秋列潞子包來首戴洮
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李兆洛云王本亡誤作上
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盧云操之會即襄七年會鄭
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陳哀公溺
日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此鄭伯乃文公
捷也○天啟本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盧云僖八年公會王人齊
無鄭字凌本同

傳曰處其所而請與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陳侯後至謂之如會盧云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

土陳侯如會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莒人疑我貶而稱人盧云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

傳曰後會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莒人疑我貶而稱人盧云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

則從不○官本云他本處作去諸侯朝魯者眾矣而滕薛獨稱侯隱十一年注春秋王魯

疑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諸侯朝魯者眾矣而滕薛獨稱侯隱十一年注春秋王魯

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盧云在桓六年

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盧云在桓六年

楚國先聘我者見賢○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傳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二十

三年荆人來聘傳荆○官本云他本處作去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盧云昭二十

何以稱人始能聘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盧云昭二十

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

見逐而欲納之也又成二年鞏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夫

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官本云他本處作去官本尊作賢云他本作尊

四百六十四星則三百三千蓋約舉之非實測也大火二十六星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今考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共十有六星此衍二字伐十三星者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觜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儀云十三星者蓋通參三星外四星罰三星及觜觿三星計之猶考工記說伐六星此并數外四星參三星而晉天文志李播天文大象賦說參七星及觜觿四星今官家說並同古今分合不同也○官本云他本十三星北星史記天官書北星去九千里索隱引徐整長曆北作十六星北星也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文耀鉤常星九辭衍文孫詒讓云常星九疑當作常星五卽謂五緯也韓非子解老篇云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五緯者常也指五星言之此下文別有部星衛星明常星與他書言恆星者異也惟辭字無義當是衍文與案九辭二十二字疑並衍文五行志仲舒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二十八宿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卽名宿淮南天文訓星分度角十二亢

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雋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興鬼四柳多者宿二十八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九有誤其猶著百莖而其一本大傳著之爲言著也百年一本生人以問鬼神藝文類聚八十二引逸禮云著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又引史記云天下和平著莖長一丈其聚生百莖共根龜千歲而人寶言久也千歲而靈禽獸而知吉凶者也○凌本歲作載是以三代傳決疑焉白虎通著龜篇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著龜所及聖人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此當是用十月詩文荀悅漢紀六引詩以用同義非關今古異文鄭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天啟本凌本告作吉誤有星

弗于東方

哀十三年

于大辰

昭十七年○天啟入北斗

文十四年○天

下常星不見

莊七年

地震

昭十九年

梁山沙鹿崩

僖十四年

宋衛陳鄭災

昭十八年

王公大夫纂弒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眾星之第入賈雨

年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徐疏天子常宿故謂之恆星恆星與眾星別也故特書之

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眾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

盧云昭元年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與案桓元年諱周田稱許田是田著主名之例

不言臣臣不言師稱將將卑師眾稱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

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盧云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

又僖十五年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曰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大疑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

成功也

尊大疑作尊天

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

不能至王階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

○盧云大典本階作自與案天啟本作自

注云一作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

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

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天無錯舛之災無疑地有震動

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

莊六年衛侯朔爲天子所絕而書公至自伐衛傳以爲不敢勝天子是也故師出者眾矣莫言還至師

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天啟本獨言還其君却外不得已故

可直言也莊八年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何注明君之使重在君

非師自汲汲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言他師未嘗非君之過而師固皆爲之受罪若夫圍成非師罪

者以其久於外上已有師次于郎及祠兵之文君意顯然而曰非
著明故直言之○天啟本過作適案適與謫同猶過也
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臣子不肯為君父受罪是
即不臣子之罪大○上子字
官本作下云他本誤作莫
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
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盧云說公羊者相承有此言何氏隱元
類語何注屢見如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于魯與案此
託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弑二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春秋
春秋王魯以魯為天下化首春秋元春秋王魯故言位以見王義又
云因魯都以見王義春秋元春秋王魯故言位以見王義又
假魯以為京師春秋元春秋王魯故言位以見王義又
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耶王義二字本此緣魯言王義者正不
敢自居創作之意孔子曰其義竊取謂竊王者之義以為義也託
魯明義猶之論史者借往事以立義耳聖人以明王之治期于撥
反故義曰王義心曰王心化曰王化言曰王言言曰王言言曰王言
魏道曰王道事曰王事制曰王制法曰王法賈逵長義乃云隱公
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名正而言順也
案如董所云則春秋託魯言王義未嘗尊魯為王黜周為公侯也

何氏直云王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義見首篇隱元
魯遂啟爭疑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義見首篇隱元
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年何注所以三
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隱錄哀上治祖至尊且高
多微詞不敢犯至尊○至顯且明臣子為君父所伏制惟其尊高
官本云他本且誤作尙是以顯明觀德篇云地出至晦
星日為明不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意條條達之
敢暗即此義其氣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畱若四時之前是常數
之為篇陰陽之氣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畱若四時之前是常數
條條然也此言治化四達澤被無疆王道洽于遐遠前是常數
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逢祿云語當有脫誤
不言會離云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文不相蒙疑有脫文此齊宋當作齊鄭與案隱元年桓五年注並
云于所傳聞之世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于所聞之世書外離會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
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然則所見聞世遠近大小若一
當書外離會審矣此文蓋衍不字天啟本注云一無不字一本是
也定十四年經書齊侯宋公會于洮蓋即其例盧据誤本改字合

之非也桓二年注二國會曰離孔廣森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
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
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
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云離者其義如此
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哀公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
哀公者皆遠夷之君內而不外昭十五年注戎曼稱子者八昭公
卒日葬月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亦進稱子漢書匈奴傳贊載董
子論匈奴主和親班固反之以爲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曰外
而不內親而不疏太史公天官書云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
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二州應劭駁開募鮮卑事云鮮卑隔在
漠北朝家外而不內所謂外之者擯之不得與於和會猶周語所
謂狄無列於王室也並用春秋前義輿謂以治理言則主漸進故
春秋外夷狄至其終也內而不外雖政交于中國亦暨訖之道有
然顧自秦漢以來變日亟矣然而倫彝攸敘禮教相沿有不隨國
而俱亡者存焉故春秋立其極于禮義以爲華夷進退之機杞越
聖裔習于用夷而夷矣潞子赤狄離于夷而許其慕夏矣循是以
往六合之外有進於中國而胥爲大同者亦天地之仁所許也苟
先自棄禮義以蹈傳所謂新夷狄之譏則將爲進於禮義者所治

而君子之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盧云哀八
憂愈切矣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我正以莊十九年書齊人等伐我西
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字句疆字屬下讀本或作疆非凌云無鄙
疆言王化所及者遠虛讀大謬朱一新云魯無鄙疆卽王道淡人
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之鄙疆果遠也虛校疆爲疆誤果
如其說上文之條條無疆又當作何解與案所傳聞之世來接內
者書其小惡其不來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於近則內外
漸進而從同矣故云無鄙疆此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
所謂王義也○天啟本疆作疆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
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盧云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
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其漆閭丘傳曰重地也下兩傳乃云以近
書疑庶其衍文鼻我下當有快字無以親疑當作無親與案董以
哀定昭爲所見世顏安樂斷自孔子生後以襄二十三年鼻我與
昭二十七年同傳爲證此文引鼻我蓋參用顏說庶其又在孔子
未生以前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
始見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
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
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

言之則春益師卒而不日隱元年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遠外也

○遠各本作通盧云稷會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於稷之會下有恩之厚薄此斥言成亂見君恩之薄厚故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

傳曰遠也通外疑當作遠外與案盧說是今從凌本改作遠黃池

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

伯之辭也重吳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案董意以吳

進稱子爲遠近大小若一之微○一本有春秋公羊二十一年邾

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

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

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鼻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鼻七十九字官

本云據文義乃舊時繁露注文原本他本俱作正字今校正與案

天啟本無此文尚不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九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本書郊語篇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地

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左氏傳名以制義釋名名明也名實

使分明尹文大道篇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檢名察其所

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

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一曰況

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案名家之學以綜微覈實爲功以正

名析詞爲本此即名學也荀子亦有正名篇春秋治人必先

正名穀梁于五石六鵠之詞

發其微公羊學蓋與之同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

辨別也審事物之所以別異與其大綱故

大正釋二字之義事能辨則治故辨亦可訓治書曰辨章百姓史

記禮書治辨之極也荀子禮論君者治辨之主也楊注謂能治人

使有辨別也又見王霸榮辱等篇蓋辨者治之條理大者治之要綱禮樂記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亦以辨大對文或以辨大為辨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亦以辨大對文或大者失之矣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荀子正名篇今聖王沒名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名者大理之首章也理者分也通云樂記鄭注伯駟分者必有以括之首章所物有名猶大理之首章也後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人議事亦以首章為綱要

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釋名天

上高顯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案崇效天卑法地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本於此聞其名則喻其實逆夫人之心之所受則禮

法可以為禁故分曰名分教曰名教分與教皆生於名俾天下懷然而不敢犯此治世之要樞也略視名號而世變亟矣古之

聖人謫而效天地謂之號○盧云謫舊音火角切案集韻許教切謫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

諧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為得之鳴而施命謂之名中論貴驗

日事自名也聲自呼也○盧云施命舊本倒作命施非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謫而

效也此以聲謫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

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盧云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謫字天不言使人發其

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字積字

為名故名亦訓字字所以別事物明上下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

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敬天法祖愛民是

凌本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侯者候

引元命苞云侯之言候

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

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

白虎通爵篇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

此別士者事也

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說文士事也

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

士者民之秀者也民亦

盡化於道不能達事理虛可使靜守法制從上令而已合天下之

義也論語鄭注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

如董義之純程子已陰闢之朱子釋論語云民可使由之由近於術不

之當然也暝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

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

外是民也知士民以德與學分○官本云他本下衍丑字五號自

讚各有分民各有分義分中委曲曲有名得其委曲然後可以各

稱其名矣下曲

名眾於號號其大全

猶大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

也萬物總總藉名以散殊之○上名字天啟本作暝凌本同今從

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案上文云士

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暝也

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疑作名目而詳

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亦以凡目對舉案傳無號名之分惟穀

梁桓二年都大鼎傳引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而襄五年善

稻傳昭元年大原傳並作號從中國名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

舉其大也○天啟本本作大凌本徧作偏官享鬼神者號同○官

本云他本無者字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祭與田所謂

初嘗蒸苗蒐狩獮所謂目也名也舉此為例爾盧云此從公羊說

故與周禮左氏傳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一

三

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爲衍文可也與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於郎傳曰春日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麝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蒐者毛取之蒐者搜索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雖蛇且知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有參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案向用穀梁當爲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今雖不釋獮義而列獮名必有所本孔廣森以爲周禮四時皆田傳舉三時者諸侯之制闕一以下于王據繁露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然則夏獮非衍文也又大傳云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鮮獮字同御覽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春曰畋夏曰獮秋曰獮冬曰狩是亦今文說有獮號之證

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

如是荀子正名篇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達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

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慮而能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能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之在通則慎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率民而一焉

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

聖人因天以制名後王循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名以責實實治所以事天

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

道德猶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盧云今詩作有倫道德猶義同毛傳倫道脊理也玉篇迹跡也理也鄭箋維民呼號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案董以號爲名號與鄭異然以之解詩義尤婉曲言古之君子順名號而發言皆有倫理不相誣妄哀今之人胡爲如虺蜥然訛言誣陷變亂是非使人局蹐天地之間也故下文云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天地陰陽篇名者所以別物也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一段疑是此處文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

謂事條與案號其凡也科其目也

君王各科並依聲起可以識文字聲義相生之旨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

一言謂之王

積五義而成一字

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

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

○天啟本無而字凌本同

則道不能正直而

方白虎通號篇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言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

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

徧廣雅釋詁

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

白虎通黃者中和之易又云美者在上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

莫能與同也通典注云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治美易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股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所云美在其中正謂黃中董此言蓋本易義美不

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

言於王道有缺○

官本云他本則下

衍可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盧云本亦作兼受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可通風行令

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

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

○官本云他本缺此四字君者權也

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對冊云春秋謂一為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本書

篇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案原元一義而分別言之者元是正本之義原是不息之義故下云自委舍不效於

原則自委舍

盧云委舍即委卸也

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

宜經所不及則以權平之是權亦中也若以行權為濟變則必至于失中盧云用權於變上有脫文失中適之宜

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

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

○以上文例之此處文未完玉英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

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當爲本篇錯簡或卽是此處文

名生於真○天啟本不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

也管子心術篇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名之爲言真也先有物

名象形而爲字辨聲以紀物及其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

則黜黜者還昭昭耳說文黜桑甚之黑者廣雅黑也因桑甚黑引

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自名案冥亦欲審曲直莫如引繩

取黜義凌云文選注聲類曰黜深黑色欲審曲直莫如引繩

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荀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

子勸學篇木受繩則直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

調已名與實相麗故詰名實而義之爲離爲合可見盧云玉篇調

切誣言相加案說文調詆調也類篇引詆作抵又云詆調誣言也

漢書文三王傳王陽被詆調顏注誣諱也谷永傳欲未殺災異滿

謂誣天此云相調猶言相誣情猶實也○俞云此下當接春秋辨

物之理至五石六鵠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

文曰是故治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

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

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當云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秋辨物之理

以正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秋辨物之理

五石六鵠之辭是也謹於正名如此君子之於其言毋所苟而已

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今世間

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此以字形言

也論語公冶長皇疏性生也樂記鄭注性之言生也古亦通用周

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大戴記君子之性非

異也荀子勸學篇性作生秦策生所無以爲淮南生作性又莊子

子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淮南生作性又莊子

德充符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生謂正性也大宗師篇相遺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生定謂性定也晏子春秋問上地不同生謂不同

性也皆借字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莊子庚桑楚及孝經緯

此類甚多

子則陽篇以生而美者喻聖人愛人之性尤與此旨適合蓋莊亦
主性善也告子云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
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性
者生也韓愈云性者與生俱生並與此同朱子云性即理因分理與
於天之理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伊川亦云性即理因分理與
氣爲二始分生與性爲二故又云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
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相近只論其所稟也
又云生之謂性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明道
則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者質也此以字義言宋儒所謂氣
性生之謂性也所言與此合性者質也此以字義言宋儒所謂氣
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心知其質也孝經鉤命決性者生之質賦
智也荀子云情者性之質也國語齊語韋注質性也案董謂性情
爲一稟荀以性爲惡故以情爲性質不知性亦質也孝經云毀不
滅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合也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
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言其
微言略離質則非性董所謂性專就氣質言○俞云此下當接性
眾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即爲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

性善論

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
性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聲音訓詁即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
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
今世闢於性云云誤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
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與案荀子正名篇
亦言性情則此在深察名號中不誤但文有錯簡耳實性篇
中語多與此複疑出後人綴輯俞分爲上下篇似未當也春秋
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
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莊十一年譚子奔莒傳國已滅矣無所出也何注別
六鷁之辭是也信十六年穀梁傳君子之言無所苟而已矣石鷁
則王道不亢矣此義與之合蓋師說同也孔叢子平原君曰至精
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
飛觀之則六鷁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盧云性說文作
察之則鷁性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云天下善惡濁即此所謂之惡者非本惡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云天下善惡與本篇所合但添出理字以性之於身而所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尤有生以前故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所以救其說之窮也然不如言理善而性有善惡之為直捷矣張子亦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若善是天地之性一成人形即有氣質之善惡雜又何必言人通若善是天地之性一成人形即有氣質之善惡雜又何必言人性善乎程子駁王介甫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云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可乎案如張子言是性先有性也其可乎朱子云氣質所稟雖有不善不害性之本善正所謂仁貪兩備但亦離氣質與性而二之又云性雖本善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矯揉二字取荀之稟括承矯云矯揉則知性未全善仍與董說合矣夫性具於生初有形斯有質有質斯有氣離氣質與性而二之說之所以日紛也性之陽明以爲無善無惡性之體而小變之惡鄭注禮

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數語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注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數語云此言兼氣性之效可見漢儒論性皆兼言氣

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

禁身有情欲性與天道一也天道好陽而惡陰此云陰陽禁蓋謂不使傷善斯善勝矣治己之所以貴克也阮元性命古訓引西伯

截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

之欲是以必當節之與謂虞之節之正合此性有仁貪之說性其情欲正節度之實功也易言成性盡性詩言爾性孟子言忍性皆此謹

是以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

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凌云月令疏月爲陰精日爲陽精故周含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

光水則魄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天之禁陰如

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

天也語亦見人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天禁陰而身禁貪是禁天之

縛也故曰非禁天。○官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枉。荀子云拘本云他本非下無禁字稷括丞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襲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義理制法度以矯世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董荀言性不當言枉而察實歸重政教則一也天性二字疑情欲之誤天性不當言枉而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盧云舊本性字下有禁天所禁者是何遽舊本作何據下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此言善出性中但未全耳非謂性本篇云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玉英篇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又云為商安性平心者經禮也竹林篇云天之為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又云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盟會要篇云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正貫篇云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也立元神云無孝弟則忘其所以

生皆以性為善之徵惟性有善端故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教易成惟善而不全故非教不可。此所謂善成德之謂乃若其端則固在天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之內故可繼而成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正合此義。○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有善之止之內謂之官本云他本在天倒天性。○天啟本作天之性案實性篇無性字止之外謂之人事。謂政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人事雖在性外而有性民之號取之瞋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瞋為號以責者言。官本云他本作以責言者與案當屬下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天啟本無性有似目目臥亦通幽而瞋。凌云文選李善注瞋古眠字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盧云今萬民之字下俗間本誤以下文言性字之上今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瞋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從官本移正

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天啟本質上無善字凌本同與目之瞑而覺一

概之比也

說文數覺悟也从教口口尙矇也釋名瞑泯也無知泯

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又朱子論語注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蓋本於此賈子先醒篇懷王問賈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曰為先醒也世主未學惛惛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然先寤故曰先醒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知道者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覺盧云而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官本云他本猶誤作有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為人者天篇人之性情相與為一性情有由天者矣性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白虎通性情篇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禮記疏引賀瑒云性之於情猶波之於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韓愈云情者接於物而生也程子云或

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朱子注云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有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與案孟子意言雖惡人而有可以為善之情是亦善也非謂不可以為惡其云人無有不善者謂雖有不善而仍皆有善端也若性情皆不可為惡惡於何起乎此云性情一瞑是謂性與情皆中含善質而情欲所發不全於善非有教以繼之則善不可葆謂性已善則情亦已善必不然矣已與未對文知情有未善則知性亦未善亦非謂性情皆惡也荀子云堯問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性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荀專以情為惡不如董說周備程子又云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云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與董合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善之說始孟子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白虎通性情篇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說文云情天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

性善者也論衡本性篇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
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
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
謂孟子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者有渥
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性情同生於陰陽安能純善有惡非性純
未能得實所引董說與今書異充意以爲性情有善有惡非性純
善而情純惡也案陽尊陰卑篇云善之屬盡爲陽惡之屬盡爲陰
固以陰陽分善惡矣此篇以天禁陰與人桎情欲對舉是亦以陰
喻性與情同出于質情有貪欲即性有仁不能無貪之證猶天之
有陽即有陰似非以情截然屬陰屬惡性截然屬陽屬善充之所
云未足爲難然董說性情兩有貪仁而以陰喻情者情欲之貪易
見性中之仁難顯耳本性篇又引劉子政云性生而然者也在於
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
則謂之陰案劉以性爲陰情爲陽與董不同而以陰陽言情性則
本於窮論者無時受也以此窮論者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
董窮論者無時受也以此窮論者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
名之與案天啟本不誤此適合孔子之旨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也劉原父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
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與謂原父說是
矣然上智得天性厚而清則不墮於惡下愚得天性薄而昏則終
于善故不可名性性上者不待教下者不可教賈子連語篇所謂材
性上主不足憂材性下主不可勝憂可憂者惟中主也禮中庸孔
疏云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
下愚不移二語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
中人七等也論衡本性篇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
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韓
愈原性云性之品有中下三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蓋即本此爲說下篇云聖人之性
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詞義尤
顯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民要在教化中
鑒政體篇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性如繭如卵
待覆而成雛○天啟本覆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
眞天迫其全善則合乎天矣故云眞天朱一新云董子長於言陰
陽五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固中固有米而無

春和氣不宣

知

三

春秋繁露義證

卷十

三

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此董子勸時主以敦化厚俗之意自春秋以來王教廢墜在下之君子起而明

之而其力常微董生歸教化之責于王欲政教合一而其化易行也管子云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然後教可立而化可成也亦此意

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

民之性為任者也

對冊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

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盧云本或作以成民之善性為任也今從大典本

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何任也

亦作矣與案孟子重學故謂人性本善皆可為堯舜所以歆動為君師者也董子重政故謂人性未能善待王者而後成所以歆動為君

所冀於明王故立詞不同而扶世之心不異

其設名不正故棄

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

大疑作天

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

之如夷伯之廟內事也待雷而後震則先書震以起外詞宋之今有螺內事也待雨而後墜則先書雨以起外詞皆其例也

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

善與教則教者奮而無教者知危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謂設名自成功而無賢聖

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為辭之術也

凌云韓子曰厚重日尊謂之長者○官本

云者他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荀子正名篇

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官本云他本或曰性有善端心有

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

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

又同天生民有六經疑有誤字或言性

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

也蓋已之誤董意不在性善性惡而

下當云性不善矣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

父母或動疑作童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善於禽獸則

謂之善此孟子之善言○天啟本作循三綱五紀時未有三綱六紀

又綱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

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又曰敬諸父兄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

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

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

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豐豐文王綱紀四

方又云六紀為三綱之紀者也案三綱又見本書基義篇太玄云

三綱得於中極漢谷永云動三綱之嚴蓋本於此五紀據白虎通

本作六紀然莊子盜跖篇云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利乎則古人亦自有五紀之

稱周語五義紀宜韋注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未知即此五紀否

通八端之理孟子四端仁

未詳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天啟本常作恒凌本同

由是

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盧云本或作非善於禽獸則謂

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見也○奚上疑

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上知讀智

有於字云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十三字

乃取之聖○知疑作善○官本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

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

善○盧云民上舊本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

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

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此許孟子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弗

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

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為故謂性未善

凌云謂性善則民思盡性矣謂性未善則民思化性為善

矣上質下質雖不同其待上明善則一也與案化性出荀子性惡故宜化性有善則擴充之而已凌亦誤混荀董為一荀子惟不知

辨別及此以孟子所云性善為正理平治之善故務與之相反然云塗之人可以為禹皆有善端矣董子此數語足使孟義豁如黃震

反法正之具固知性有善端矣董子此數語足使孟義豁如黃震也

善過性聖人過善

於性聖過於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非

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張惠言云救世之論與孟子並行不悖與案未善二字當衍本篇固云性

未可全為善又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矣至與孟子並行不悖者荀卿性惡之說是已董與孟異者在解釋善名不在論性之異孟

以性端善于禽獸即謂之善董以善當極於聖賢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一也善於禽獸而己故須擴充也非謂人生而堯舜也董所謂

待教而成人者此也性有善端心有善質是萬民之性異於禽獸無疑孟子之言性善也特董孟解善字有輕重之差耳董習春秋因

春秋正名論及性字善字主名之別謂性未善非謂性不善也至

於孟主擴充荀主矯抑董主教化其進人於善豈有異哉孫星衍

原性云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恒碩宓子賤漆雕

開公孫尼子之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

善不善荀子言性善董仲舒言性有善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

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通於陰陽五行而後定故情欲後於性

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

應人天為陽主性地為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情欲後於性

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欲者仁義禮智信六

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者欲故情有不善陽極

生陰故性之動為情陰極勝陽故情之不善化為欲性動而遷於善善者性

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為欲性動而遷於善善者性

也性對情則性為陽情為陰單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與以天地言之

天為陽地為陰是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與以天地言之

陽地亦有陰陽是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與以天地言之

言之木火為陽土金水為陰區與以八卦言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以五行

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含陰坎水陰含陽也故言性兼陰

卷之四十五

春秋繁露義證

七

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卽所謂欲勝則能亂性也至欲之外
又添出貪利二字則以爲貪利亦善之證究善貪利尤不得爲善所
唯公劉太王之好以爲貪利亦覺未安與案本書保位權篇云聖
人之制民使達貪利也之句亦覺未安與案本書保位權篇云聖
不得無欲是董亦未嘗以微節使不善之數人不能性而有性而無情天
不能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卽人之中節也案此卽董有性而無情天
浮屠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清淨無垢卽自
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而有悔反可以至於
不善故彼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
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
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云剛克柔克正直剛屬
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
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
曰止於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必教而
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
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朴之
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眞知愛親敬長也
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爲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
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
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
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已
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

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教則性勝
情謂之聖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筭非性有三等微瑾語下
民何足以若生知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
難得見也禾雖出米而未可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
此亦董之疏也按董言禾未嘗云中無米此駁亦疏可至告子以食
色爲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爲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
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欲懼憂
爲五氣大戴改五氣爲五性是皆以情爲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
陽不能正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母蒼鷹
搏擊此皆性惡也答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爲其情將成於惡故形
先見人之爲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
貪欲未至於爲不善者性也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
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
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
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五常之教舍
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
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卽五常之事也或言格
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曰致知若
魏顆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
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卽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

格物卽用中中庸猶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虛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書稱凶德傳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虛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者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與案以陰陽言性始于董子孫氏此論頗多闡發然踏駁處亦多究而論之則性者內事善者外事內事在學相勤上以教自任春秋之極治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躬親職此于上而萬民生善於下亦在乎勉行之而已矣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注馬云正百事之名鄭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昭二十一年盜殺衛侯之兄輒何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其文字之誤詞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兄輒何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其文字之誤大弓何注不言取而君臣之義立傳亦見韓詩外白虎通姓名篇論人名漢薛宣傳定刑律王莽傳立臨爲統義陽王並引孔子正

名語蓋名所包者廣文字特一端有一名必有一字假取皆字義此篇釋性字善字特引此語固包括文字在內穀梁僖十九年傳亦云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正名固春秋學之公例也晉書隱逸傳載魯勝注墨辨敘云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教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事不成又云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說名字亦精若公孫龍尹文子之徒雖亦據吾夫子正名爲說然區區物質形色之辨其學小矣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謂不加教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以名言之則性爲生以實言之則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盧云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

不遂上篇作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

盧云美辭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凌本麻以麻爲布以繭爲

絲以米爲飯當作以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

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

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凌本言

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盧云矣疑當作歎使萬民之性皆已能

善○官本云他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甚

難當○天啟本甚在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

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蓋孔子所謂

之人何足算也朱子云言鄙細也案人之品量不同有天地之量

者聖人也下此有江海之量鐘鼎之量金斛之量極于爲斗筭子

貢問士遞三下等而子以爲斗筭之人蓋容善不多自安於鄙細

者其歸則愚也程子謂商辛才力過人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

下愚亦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猶庸民見莊子則陽及徐無鬼篇

此意史記作中人中人即中民荀子王制篇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潛夫

論德化篇云上智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

猶鑠金之在鑪也從范變化惟治所爲方圓厚薄隨鑪中民之性

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厚薄皆在於君義本于此

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凌云埤雅今雞鶩乎繭待

繅以涓湯而後能爲絲繅當爲繅說文繅繅繭爲絲也涓湯即沸

本作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天啟本訓

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有脫字無所待

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則由教訓而後

善者已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凌云春秋說題辭粟之爲

非性也

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

春秋繁露義疏卷十

三

陽生爲苗再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祭然後謂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盧云其義上本或無真字何本有則爲義以物言則爲情必得其真而後可以爲名真其情也乃以爲名聖人正名而後循義曰名義象曰名象有浸假而失其真者故名象別自有學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荀子禮論云性者本始性不能自美亦此數語意僞者爲也王教之謂也易曰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洪範曰剛克柔克皆教之效也是故古者無不教之

民教于何始則所云三綱五紀八端之理其大端已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張惠言云無其質二句與孟子荀子義俱大同固知三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祗德鄭箋詩角弓毋教係升木質而不以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並與此義同質而不以善性盧云句疑有訛與案疑其名不正故不受也此篇與深察名後人掇拾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官本者下有天雖不言其欲瞻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曰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

所不見聽所不聞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朝者召而問之也夫足以教道昭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
王者斥候也。者作夕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侯服注侯爲
凌本無之字。

五行對第三十八

王海五春秋繁露有陰陽五篇五行八篇
之義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逆順治水五行治亂五行
行變救五行五事凡九或不數此篇也陰陽五篇則爲陽尊
陰卑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
入是也天地陰陽今在第十七卷中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

凌云漢書河間獻王德以孝景二年立
都國有昌城縣續志安平國阜城故昌城元和志阜城漢屬信都
國所云溫城董君疑是昌城之誤蓋廣川爲國而昌城其縣也與
案本傳仲舒廣川人漢志廣川屬信都國又有脩縣顏注音條續
志後漢改屬渤海水經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平原南來北逕脩
縣故城東下入平原安張甲河左瀆自廣川來東北至脩縣東會
清河又濁漳水注云桑社溝水自信都觀津來東逕董仲舒廟南

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俗謂之溫城非也應劭云脩縣西北二十
里有脩市城桑社溝下入信都脩與案漢志勃海郡有脩市侯國
莽曰居靈據此仲舒爲廣川脩縣之脩市城人溫城其俗稱也一
統志脩故城在今景州南脩市故城在今景州西北魏地形志冀
州勃海郡脩縣有董仲舒祠沈以漢志
昌城縣離富之誤矣。天啟本城作成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生水

白虎通五行篇金生水水滅火報
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

金爲秋

起萬物禁止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
也南齊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

火爲夏

委火通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
萬物吐也火爲夏委火通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

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
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

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凡諸猶也其子皆奉承而

續行之鹽鐵論論菑篇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

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白虎通論人事取法五行亦多以父子為說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

為入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語亦見五行之義篇盧云上行如字下行下孟反由此觀

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

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

為風凌云春秋元命苞陰陽聚而為雲和而為雨陰陽怒而為風按御覽引繁露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團

攢聚合其體稍重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風雨者地之所

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黃氏曰鈔作地不命若從天敢有其功一歸于天

氣者上命字疑在下句曰字上氣疑作下陽尊陰卑篇云出故曰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凌本天氣作天命

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此即易坤卦含章可貞無成有終之義御覽引春秋元命苞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

興化人主不任職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歸于地功名歸於天注云上以謙自正以卑自斂終不自伐生養之苦乃非至有

興雲雨以為功一歸於天元命苞首三語又引見白虎通非至有

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莊二十五年何注大水與

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於地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

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白虎通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

能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危助衰應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土四季居中央不名時又云土所以不

名時者地王之別名也此於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

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士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于長天下忠臣殆即此義白虎通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

事於季孟之間也子順父妻順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

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

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

周語宮音之主也淮南地

形訓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凌本盛作貴

此謂孝者地

之義也王曰善哉

俞云河間獻王以夫孝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為問董

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

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

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

謂大忠矣以下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

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既以五行為天之經矣此豈又以五行為地

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簡誤驛於此耳

今訂正當云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

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

名本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

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

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為也人官之

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與案俞

說非若以此入五行之義篇于文

為複此自取五行之土說地耳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官本云他本天下有地字

爲生不能爲人

爲生者父母

爲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

盧云人之疑當作人之

爲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本書順命篇天者萬物之祖觀德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語意正同張子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即此可悟

乾父坤母之說亦本於此

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

天地與吾

同體萬物與吾同氣

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

官制象天篇求天數之理○凌本無乃字

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

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漢翼奉傳云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

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

天地陰陽

動於貌又由形體推於五藏

卷十一

其道也義案血氣流通猶天心周溥故病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

理猶分也義以剖析精助為功故化天之文人之好惡化天之暖

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

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怒哀樂出於天聖人但正其發而已

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

聖人莊子刻意篇亦云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樂者道之失好惡者德

之失又庚桑楚篇云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喜春之答也怒

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

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受句絕即五行對所云父授為人

主也也疑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官本云他本使其出

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聖人之情順萬物而應之所以

體天也○盧云受從大典本他

本多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可生上疑

作愛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有脫字禮

表記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語見此

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孝經

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

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

之謂也文與表記畧同疑

傳曰○天啟本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

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

之身以化之力字為董子言學之旨故曰無王天地之數不能獨

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暑者和也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

春秋左傳句解卷十一

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韓愈

原道博愛之謂仁。凌本教下有之字。難得者君子不貴不貴難得之利胡思敬云

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孝經

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此威勢之不足獨特官本云他而教化

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

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官本云他故君民者貴

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

於下矣胡思敬云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語見此之謂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韓詩外傳一句聲音應對者所以說

耳也天啟本聲音作聲言外傳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好

就說苑作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外傳說苑恭並

嗜欲好惡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外傳作言語遜應對給好仁厚

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二句外傳說苑則心說矣故曰行

思可樂容止可觀二句見孝經此之謂也各本在五行對篇

一類茲依凌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此與洪範五行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鄭康成以爲本陰陽所生之次是也此

以四時更迭休王爲序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素問淮南原道訓

白虎通並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

白虎

通五行篇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所王者休又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木生火者木性溫暖伏其中鑽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熱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銷金亦爲水所以山雲而從潤故金生水水生木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木者因水潤而能生故水生木

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

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白虎通五行篇

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國語周語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韋注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即此授受之

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家命所生者或爲父或爲母取義一也而緯家推衍

遂益其誕如以金不畏土而畏火爲不以父命辭王父

是故木已

命之類見御覽引帝命驗及白虎通五行篇今不取

命之類見御覽引帝命驗及白虎通五行篇今不取

○凌本
水作木

○凌本
水作木

而喪以陰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

白虎通言
鹽字部引

行者言
鄭云順

行者言
鄭云順

是故以得

辭也得得

辭也得得

而少嚴句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戚養如火之

白虎通五行篇子養父母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
又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又諫諍篇論誅不避

親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又論子諫父云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後漢書荀

爽傳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

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

孝經選吏舉孝廉喪父如水之剋金也白虎通五行篇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

也與此取象異案義白虎通為長 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

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

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

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

之數也數猶道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為謂同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

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白虎通五行篇行有五時

有四何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金木水火雖各

職各疑作名五行對云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

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月令正義土雖處於

夏末而實為四行之主用董說白虎通土味所以五行之主土氣

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

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咸不得土則四行不成是故聖人

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漢

秦置丞相若古三公翟方進奏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

無不統焉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云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

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

是矣生疑主之誤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凌云五行志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

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乾鑿度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

之象定禮之序也

天之數畢於十句李兆洛云下兩句字屬下句者均也俞云上

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句計安得言十

句乎下兩句字乃旬字之誤旬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

水火資養義登 卷十一

五

於十又誤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旬

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官本云他古之聖人

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與而民世傳之而不知

省其所起人生而十指上古簡樸紀數以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

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天數始於一天上地

終順逆見矣文選西征賦注列子曰夫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爲

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之

氣者爲人又遊天台賦注引老子曰道知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

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實疑作實情亦實也聖人治天下莫大於

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使人懷名分而安秩序易一畫而始乾春

秋開章變一而書元胥此意也而禮由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

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盧云必與畢通與案

歲十二月而云十月

功成者十一月十二月皆陽氣萌芽之時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

助陽非成物也○官本云他本也作矣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

數也凌云大戴禮易本命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是故天道十

月而成○盧云天道二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

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句陽始出物

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

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白虎通五行篇九月謂之無射

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三正篇三微以此見之陰陽終始篇亦

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有陰陽終始篇亦

此觀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曰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

不據陰陰不得達之義對冊云終陽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

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隱

三年傳○盧云舊本作達未宋公而不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

之也丈夫雖賤皆為陽○丈夫天啟婦人雖貴皆為陰漢書杜鄴

年日食對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

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

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正用董義王吉

傳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絀

於尊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京房易傳載湯嫁妹之詞曰陰從陽

女順夫天地之義也後漢荀爽傳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

諸侯也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

下陽諸在下者皆為其上陰如父兄在上子弟在下然子弟復自

居中為陰然為媵妾陰猶沈也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天

之長是為其上陰陰者密雲也沈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

者雲之重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之當天命之曰天雨又見五

至斷發此義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之當天命之曰天雨又見五

有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各本此下接下篇

而人資諸天張惠言云當接土若地至土若地義之至也○官本

此見天之近陽而遠陰今從凌本移土若地義之至也○官本

至作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

通五行篇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熟

臣有功歸功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墨子尚賢篇賢人唯得

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臣

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

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凌云文選注墨守為人

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凌云家語天

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注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每行各主

七十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與案此七十二日

專以土言晉書禮志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

寄王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月令正義土每時

合計得七十二日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

火

火

火

火

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

義見五行之義篇○官本云他本無功字案凌

本父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

上也白虎通五行篇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

臣順君何法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地雖為天之合而不敢

法地順天也是故推天地之精○盧云本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

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俞云以在上下當有今從凌本補在大小

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

陰為刑後漢朱穆傳云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凌云淮南子曰冬

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大戴禮子曰有天地德

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

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凌云猶權之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與案董言治以德為主然其對高園

便殿火云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側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此天意也亦未嘗偏廢刑

所謂反德而順於德呂步舒以雖曰權皆在權成

為大愚蓋誤以為與師說悖耳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疑有者

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

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行權

禮窮後人當用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

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

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

而行於末○凌本空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仁下疑大德

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人居下不得

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俞云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

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

官本云他本使誤作備此皆天

之近陽而遠陰

官本皆作見云他本有自土若地至此各本在王道通三篇

大德而小刑也

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

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

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對冊云天道之

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

莫之肯為也語又載樂志此董言陰陽大義所在鹽鐵論論菑篇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于實而宣德施陰藏

于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蓋用董義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凌云說文通論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一以貫之故于文貫三為

王王者居中也皇極之道也三者天地人也

古之造文者

凌云孝經援神契倉頡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法苑珠林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

其書右行次名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初學記

藝文類聚十一引並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

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

藝文類聚十一引取天地與人之中以

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尚書大傳天地人道備而三五

事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此亦王者參通天地人之義蓋上世帝王初起皆以道德學術過人故造文如此秦漢以

後而其局一變矣。說文王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初學記九作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其孰能若是乎藝文類聚十一引董子作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是字天啟本無施其時而成之。疑脫二字施疑法其命而循之諸人。舊作如亦本通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疑當法其道治其志而歸之於仁。治疑作法天地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本書俞序仁天心。盧云舊本作大仁也又一本作夫仁也皆誤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有又同。藝文類聚十一作故又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聖人奉天又互以成事功凡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一本於仁而已仁於天而仁也。取天之仁以為仁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字疑衍

父兄上當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有字。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句知廣大有而博。盧云本或有本知作之與案此唯人道為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為意。官本句尚疑有誤字意作以養長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一世為事。或脫一字好惡喜怒而備用也。而備疑當作皆其然而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而疑作則主下各本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盧云其俱疑當作其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物疑作四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各本此下接上篇土若地義之至也至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張惠言云當接夫喜怒至而

人資諸天為一篇今從凌本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

一貫也。盧云一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

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亦見陰

非人所能蓄也。官本云他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

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

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官本云

字與案無答字是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

因各字形近誤衍王疑天之誤與妖同五行志妖猶天胎續志引洪範傳曰妖敗胎

也此云天人與敗歲對正合壬人為佞邪與此無涉五行志貌之

不恭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所謂肢體移易也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

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

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

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王者喜怒哀

即禮樂刑政之用中庸中和之效極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

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

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

藏。天啟本冬主藏句生既其樂以養死既其哀以藏俞云既讀

與案既謂沾濡其氣即沉澁義史記司馬為人子者也奪誤故四

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

也。各本行誤比道下無也字理上無之字人陰刑氣也陽德氣

也上無聖字誤不可讀今從御覽十七引補正也白虎通五行篇春之

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僭僭也為言僭僭動也僭僭

通御覽十九引此文注云音蠡又癡準反四百六十七引直作蠡禮鄉飲酒春之爲言蠡也風俗通祀典篇春者蠡也蠡蠡搖動

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僂僂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

飲酒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摯摯斂也據此則憂悲正愁義不必改字御覽引書傳云秋者悲也萬物愁而入也○文選西京賦注引此四語作春之爲言猶僂僂也僂僂者喜樂之貌也秋之爲言猶湫也湫者悲憂之狀也又云僂充尹切湫子由切

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藏秋大人之志

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

字而人資諸天○自夫喜怒哀樂之發至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

如其身而已矣

此各本在陽尊陰卑篇身者言天道一同於人身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

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

文選宋玉九辨云秋既先戒以白露今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哀於孟夏兮然坎係而沈藏王逸注刑罰刻峻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

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闡下

僞用德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案宋意亦以天化比治化又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

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

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

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

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

○凌本長作成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

○官本云他本作俗習而天

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

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

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

○官本云他本矣作也人主

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

禁內

內與納同謹藏謂不輕發禁內謂不逆受

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

之必當其時乃發也

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

乃疑衍字○官本云他本使上有而字

如春夏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

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凌本天作大

天容第四十五

凌云淮南子天道元默無容無則與案天容亦見本書符瑞及人副天數篇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

春生與冬藏反然相資以

成歲功○天

微而至遠蹕而致精

蹕與連同說文遠也天道雖若超妙而精理咸寓一而

少積蓄

一謂陰陽不兩起少字疑有誤

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

○黃氏曰鈔視作祖

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

禁即上篇謹藏禁內之義

欲合諸天之非其

時不出暖清寒暑也

○官本云他本無之字

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

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

兩句竝疑有誤字

其差淺末華虛

而貴敦厚忠信也

○天啟本淺末作滿末案未疑本作薄

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

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

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

下有脫文

不可以不時

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

數語疑有誤文

喜怒以類

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

不義二字疑有誤

而喜怒乃寒暑

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

凌云占夢疏按堪輿皇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為陽破陰

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言未破亥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亥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

一歲再遇

○天啟本

不重下遇字凌本同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者以下答難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

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

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凌云索隱物理論北

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太陰則無光少太是生四時少陽為春太陽為夏少陰為秋太陰為冬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

陰陽與五行各自為功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

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疑禍字誤不獨在人亦在於

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

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

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

無怒氣亦何以清而冬殺就俞云就當讀為酋史記魯世家考公

直酉相救范望注酉殺是酉與殺同義與案爾雅釋詁及方言並云就終也故殺者為就命死者為就世本與殺同義不煩改讀淮南天文訓夏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凌本作就殺非天無樂氣亦何

以疏陽而夏養長盧云疏俗作疎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

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

之謂也管子四時篇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

子云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去就斷制底氣象便是義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制底氣象便是義

也推之四端皆然亦取合類之義四時之副匹夫雖賤而可以見

篇王者四政若四時通類也通類猶合類

德刑之用矣喜怒哀樂人人所同不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下

疑脫歲字下云陰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

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

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

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音天之志常置陰空處處當作虛○

作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

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凌云乾鑿度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

從之也禮記昆蟲未蟄鄭元曰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

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

三王隨陽而改正三王言王者繼世正朔二而改天下之尊卑隨

陽而序位曲禮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東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

在陽則上左坐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坐

在陰則上右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

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不當陽者臣子是也

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凌云乾鑿度不易也

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者其位也天在上地

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盧云舊本禮之

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尚右據殷法言之伊尹右相

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鄭注周尚左周禮冢人以昭穆爲左右

注云昭居左穆居右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成二年傳逢丑父

代頃公當左何注升車象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是知

周人以左爲上春秋時尚然也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

戰國仍有時尚左公羊桓二年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

稷尚尊尊據尚右爲說也漢亦尚右故董云爾朱子云漢初右丞

相居左丞相上是右爲尊也後又卻以左爲尊與案漢書諸侯王

表作左官律顏注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

為左官漢高帝紀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
能出其右者顏注古者以右為尊王尊奏劾匡衡為浩賞布東鄉
席以為亂朝廷爵秩之位惟尚右故東鄉為上西鄉為下也匈奴
傳其坐長左而北向顏注古者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
而夷狄尚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顏泥於周制為說前後矛盾
盾唐時尚右又沿漢制明改元制尚左今猶循之合周制矣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

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天啟本是

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伏○黃

鈔及天啟本伏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白虎通

並作休凌本同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誅伐篇

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

始起反大寒何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通典引魏台訪議大同

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

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

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

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

